

長鯨經典叢書 2

死亡與童女之舞

舞蹈家伊莎多娜·鄧肯的自傳

鄧肯著／詹宏志譯



長鯨經典叢書 2

死亡與童女之舞

《舞蹈家鄧肯女士的自傳》

伊莎多娜·鄧肯著/詹宏志譯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

長鯨經典叢書 2 / 死亡與童女之舞 / 伊莎多娜·鄧肯著 / 詹宏志譯

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97號九樓
電話：(02)7314355 郵箱：111383

死亡與童女之舞

譯者：詹宏志
發行人：周浩
出版者：長鯨出版社
地址：台北市廈門街81巷8之1號
電話：三九三八〇〇一

郵政劃撥：一一一三六三號

總經理：鮑長鯨
印刷所：文群印刷有限公司
地址：台北市萬大路493巷28弄一號
電話：三〇二九一〇〇

定價：新台幣 65 元
初版：中華民國 66 年 9 月
三版：中華民國 68 年 1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：台業字第 0861 號

(如有缺頁漏訂請寄回更換)



鄧肯抱着她的小孩一起拍下這張相片

讀鄧肯自傳（代序）

林語堂

鄧肯·伊沙多娜(Isadora Duncan)不但是十九世紀第一跳舞藝術家，並且是人格偉大而有文學天才的奇女子。看她自傳的引言及末章，誰都不能否認這句話。我們只知道她是現代藝術舞的開創者，是現代女子服裝解放的先鋒，是復興希臘美術精神運動的努力者，到讀了她的自傳（“My Life”倫敦 Victor Gollancz 出版），才明朗在我們的心目中，浮泛出來一位光明磊落才氣過人的女子，一位憤世嫉俗抱有大志的藝術家，一位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的革命者，而同時是極富情感，靈機穎悟，深好文學思想的一個人。

誰也想不到在女子作品中，有這樣的文字：

「這是如何神奇令人驚訝的事，要認識一個人，須經過一層皮肉。而發見一個魂靈——經過一層皮肉，而發見娛樂、官感、幻景。啊！尤其是發見所謂幸福的幻景——經過一層皮肉、皮相、幻景——發見人所謂戀愛。」

這簡直是尼采的筆調了。以下一段，也是有尼采的風味，因為她是極端崇拜尼采的人：

「戀愛之神異，在於其音調之高低，官商之變易；一男子之愛與另一男子之愛相比，猶如聽貝多芬的樂曲與聽普契尼的樂曲的不同，而那彈出這不同的節奏音響的樂器就是女人。我想一個女人只親愛過一個男子，也像一個人只聽過一個作家的音樂。」

又如：

「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有誰能發見？上帝自己也要莫名其妙。統觀這一切悲歡離合；一切的齟齬與光明；這充滿着慾火而同時又充滿着義氣、美麗、光輝的肉體——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上帝知道，或是魔鬼知道——但是我疑心他們倆也都在莫名其妙。」

鄧肯的文字是含有詩意，充滿人生的神秘，是成熟滿意的文字，因為她的一生是充滿着詩意及神秘，因為她不但享受過人生的艷福，也嘗過人生的苦味，與李易安（清照）相似。以下一段，便是我所謂成熟滿意的文字：

「世人只會吟咏與戀愛，真無道理。須知秋天的景色，更華艷，更恢奇，而秋天的快樂有萬倍的雄壯、奇艷、都麗。我真可憐那些婦女識見偏狹，使她們錯過了愛之秋天的宏大的贈賜……」

在一本素非文學作者的自傳中，處處發見這種文字，這種感慨，真是意外的收穫了。

鄧肯的藝術舞，可惜當時沒有電影代為保存。她一生的熱誠、興奮、歡騰、苦淚，盡在這本書中遺留給後世。我們讀這本書，如看見一位天才女子的興奮、熱誠、沮喪、悲苦、血淚。這是鄧肯晚年的哀歌，也就是一切理想家的哀歌。

二

最近五十年歐洲藝術舞之產生，實由鄧肯一人的魄力提倡而來。本來戲台上的跳舞，多半是 Ballet (芭蕾舞) 式的，總是一拍一跳，舞女束腰捏裙，只立在足尖，旋轉翻滾。這種跳舞，已失了人類自然行動之美，成爲一種女性的武藝罷了。從鄧肯恢復希臘的藝術舞以後，藝術始得解放，才有基於人體上自然行動之美的舞術，也才有赤足露腿的近於希臘式的服裝。就是現代西洋女子去了三五十年前的束腰短褂，而易以長身的外服，也一部分是鄧肯的恩賜。就是我們中國小學生跳舞時兩手作波動式，也是由鄧肯某日在意大利 Abbazia 城看見棕葉在風中搖動得了神感而創設的。

凡事創設不易，要經過社會的非笑、不懂、誤會，和盲目的恭維，到了成功以後，還要成爲市儷戈利的貨品。鄧肯初以解放的簡單的服裝，表現人體美，男人還沒什麼，却引起不少太太們的誤會。在美國表演時，有一次閉會後，有一位有錢的貴婦好意的對她規勸：「不行啊，坐在前排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啊。」

「在初次（在德）表演 Tanhauser 時，我的透明的襯衣，顯示我身體的各部分，引起了那些穿淡紅長襪 Ballet 舞女的恐慌。到了最後，連可憐的可心瑪（即作曲者 Richard Wagner 之寡婦）也慌張起來。她叫她一個女兒送一長的白裹衣給我，求我穿在我的透明的紗衣之下。但是我堅執不從，我須依我的意思服裝跳舞，否則寧不上台。」

「不久你要看見所有的送花仙子都與我服裝相同。」這個預言，已經應驗了。

「但是那時却有關於我的美麗的胸腿的爭辯，討論我的溫柔豐潤的肌膚是否道德的，應否用沙門魚色的長襪掩藏起來。多少次，我得對她們講到聲嘶力竭，那些沙門魚色的長襪是如何的不雅，而裸體的人身是如何的美麗雅潔，如果是有雅潔的心地。」

三

一人在窮苦中，不屈不撓的要達到她的理想，到了成功以後，又能持她的素志，將所有錢財積蓄，辦一學校，想完成她的藝術的夢，至於自身陷入窮困潦倒而逝世——這種人的行為是值得注意的。

鄧肯生於美國西岸之三藩市。自初同她的母親，兄弟雷同，姊妹依利沙伯在窮苦中過活。她們一家四口，都是藝術家，都是不善較量銖銖，不善實際，依利沙伯除外。她天才穎悟，好讀書，既聞希臘的藝術與人生觀，神往不已，遂抱極大決心，要改造她所謂當時拘泥成法離開自然不

美的跳舞。以一個弱女子，負這樣大的任務，兼要以藝術餬口，自然很不容易，要受多年的磨折。虧得她有過人的天才、堅毅、自信，也虧得有了解她的母親弟弟，受盡磋磨，不屈不撓，才有最後的成功。她們顛沛流離，由美而英而法，總找不到一位有錢兼有識見的主顧，肯完成她的願夢，使她表演她的藝術。在巴黎窮困時，雖有柏林某大戲院請她表演，因不許她裸腿赤足，鄧肯竟回絕了他，揮之而去。這已經可以看見她的氣魄了。後來機會到來，在柏林表演，大家看她翻若驚鴻的做那種無拘無束不知那裏學來的神妙舞奏，儼然如臨別一境界。一時轟動全國，每次表演，大眾對她引起狂熱的崇拜，尤其是一班青年學生崇奉她如女神，傾倒於她的人也不知凡幾。後來竟有美國迷信的善男信女，昇病人到她戲院，謂見她表演，病可痊癒。鄧肯的新舞術，竟成了一種風尚，英法各國有人做效。到了最近，我們還聽見有什麼「鄧肯姊妹」，就是假她的名以為號召，而求射利而已。

鄧肯既然知名，一時交遊無非歐洲貴族富商，藝術界名人，如 (D' Annunzio) 鄧南遮、Eleanore Duse, Rodin, Gordon Craig, Thode, Cosima Wagner 等。希臘王、保加利亞王也都傾心於她。這樣不可一世的鄧肯，誰也想不到她老時，連房間裏的火爐都燒不起，真可謂是飽經滄桑世故，（這並不是像中國的賽金花，請讀者不要誤會）。因為她到底是理想家，她雖很有錢，她還做一個大夢，要教出一班千餘人的跳舞團，依她的理想去演奏貝多芬的第九合奏曲（此曲內有歌唱）。但是這一班舞團，却非從小時候時代未失自然行動之美之時教起不可。於是她不買一個珠寶，却把所有的積蓄，開辦這樣一個學校，所有學生的吃穿費用，由她一人供給

，至於負債。因為她不會辦事，學生管理不得法，她終於失敗，到大戰時，在巴黎的房屋都保不住，這是她生平第一恨事。晚年之貧窮，大半是爲辦此學校所致。

鄧肯已由成功轉入失敗。她的兩個乖巧的小孩一天被汽車送葬於巴黎的萊因河中，從此時候起，她只知道悲哀，不知道快樂。她百萬富翁的丈夫，「只佩服她的肌膚」而不懂她的藝術，後來也斷絕關係了。她後來的俄國丈夫也死了。她只一身孤零飄泊，僅對於藝術有真正的趣味。但是她所提倡的藝術跳舞，又被人抄襲做效，爲射利之途，而沒有真正的大藝術家繼起，尤其使她頭痛。到了晚年，真是窮困萬分，連這本自傳，也是爲拿稿費應美國書店之邀，在一架末出租金租來，店主常來索還的打字機寫成的。於一九二八年，她在法國南部尼斯城在汽車中被一條捲入車輪的圍巾絞死。她計劃中一部寫她一九二三年後方到蘇俄的生活的傳記，遂不得與世人相見了。

四

鄧肯爲人跌拓有奇行，樂爲人所不敢爲，言人所不最言，生平可傳誦之事極多。有一回，她在柏林表演回來途中被崇拜她的大學生所包圍，將她馬車的馬牽走，由學生拉車到 Siegestraße（凱旋大街），在這街上，他們要求她演講。她看見這街上歌頌武功的石像，由是站在馬車上這樣演說：

「世界最高的藝術，莫如造型。但是你們諸位愛好藝術的朋友，為什麼容許這些醜陋不堪的東西矗立城中？你們看看這些石像。你們是學美術的，但是如果你們真正是藝術的信徒，你們就應抬起石子搗毀這些東西。美術？這些東西叫美術？不是，這只是你們皇上的英雄夢。」

幸有巡捕走來干涉，不然那些石像就要遭殃了。

她自述與意大利詩人鄧南遮開玩笑一段，尤可看出這人的浪漫天真。鄧南遮向來凡對女人進攻，沒有不勝利的，因為他一鼓起他如簧之舌讚賞女人，可使被讚賞的女人昏昏沉沉，如入異鄉，自信果是天地間第一美人。鄧肯因此要與衆立異，爲第一不被征服的女人。尤其因為鄧南遮的好友都司(Duse)，有對不住地方，使她更加有意疏遠他。屢次詩人向她討好，總不得青睞。後來有一次，詩人說他中夜要來。鄧肯乃同琴師將她的藝術室安排起來，滿房置出殯時用的白蓮花，還依西人入殮成例，點了多多少少的白燭。詩人來了，看在黑幔之下這許多白花及燭火，已有些惶惑起來。鄧就領他到一沙發床，使臥上。起初鄧爲他跳舞，後來一邊和着蕭邦出殯曲的節奏，一邊在詩人床前放置花蕊及燭火。再慢慢的，把燭火一一吹滅了，只剩下他床頭床尾幾枝。此時詩人陷入魔陣一樣。於是她又一面跳舞，一面把床尾的燭吹滅。正要走來吹床頭燭火時，詩人忽抖起非凡的勇氣，猛然一躍，唬得一聲衝到戶外出去。鄧乃笑倒在琴師的懷裏。

五

鄧肯與蕭伯納有一段故事，是多人知道的。有一回鄧肯寫信與蕭伯納：我有第一美麗的身體，你有第一聰明的腦子，我們生一小孩，再理想沒有了。蕭伯納回信給她說：不行啊，如果小孩生下來，也許身體像我，而腦子像你，那可不就糟了嗎？

鄧肯談吐極詼諧。Sewell Stokes 在 Isadora Duncan: An Intimate Portrait 書上，記她談到女人身胖的意見。那時，鄧已經身廣體胖了。她說：『女人發胖，真不必焦急。爲什麼要焦急？老實說，女人的腦子近於肚子，思想是從那裏上來的。正像男子的腦子是在頭上，思想是由上而下的。我不是說說而已——實有其事。我個人所認爲的偉大的婦女——Duse, Bernhardt Ellen, Terry (都是著名女演員)——壯年時都有大肚子。』

她一生輕財，惡珠寶。Stokes 書中記她有一天在尼斯同一位伯爵夫人談話。她們正談婦人裝飾之無意義。伯爵夫人同意時，她便把這位朋友及身上掛的一條珍珠鍊及其他首飾抓起，走到水旁，扔在海裏。

她記述她初次與她百萬富翁的丈夫相會時，有一段描寫，表示她的深惡富家子弟。

「你是否一位藝術家？」

「不。不。」他極力的否認，如否認一種污 的話。

「那麼，你有什麼東西？有什麼大主張？」

「那裏！我一點主張都沒有。」

「至少在上總有一種志氣吧？」

「一種也沒有。」

「但是你做什麼事？」

「沒做事。」

「你一定總有做一件事。」

「是的，」他沉思着回答。「我收藏了一些極美十八世紀的鼻煙盒。」

六

鄧肯的跳舞，雖說發端於崇拜希臘的藝術文化，見解立說却是她自己的。她的跳舞的教師，不是希臘的石像，却是幾位文學音樂大家，是由Walt Whitman（惠特曼）詩中的節奏得來的，由尼采的文句與精神，由貝多芬、華格納（Wagner）、蕭邦（Chopin），的音樂得來的，尤其是由自然界山川河海樹木花草天然的波動得來。她說她的教師是貝多芬、尼采與華格納。『貝多芬創造跳舞的雄大節奏，華格納創造跳舞的形體，尼采創造跳舞的精神。尼采是第一跳舞的哲學家。』她的自傳裏封面引尼采的話說：

「如果我的道德是跳舞家的道德，如果我常跳躍到青霄，如果我的道理始末是要使重濁的變為輕清，使所有的軀體變成跳舞家，所有的靈魂變為飛鳥；真正的，這是我道理的始末。」

鄧肯在書中說：「在健身房運動，身體之訓練自身就是目的，而在於練習跳舞的人，這種訓練只是一種工具。那時要忘記你有身體：身體不過是已練好配好的一種器具，而所有動作，不

應當表現軀體的動作，如健身運動，却應該借這軀體表現魂靈的思想與情感。」

因此這種跳舞乃得稱為藝術。跳舞家能隨他一時的心境，由身體的節奏自由表現出來。有一回她跳舞表示美女之青年與死之奮鬥，觀衆才告訴她，這就是Schubert（舒伯特）的美女與死曲中的主題，果然奏來與Schubert的音樂相合。蕭邦、華格納的音樂有些地方常人不得其意，倒是靠她的跳舞表現出來。這是她特別的天才，跳舞到能達此境地，已經成爲一種創作的藝術了。

七

女子自傳最不容易，尤其是關於性的衝動的敘述。鄧肯是解放的思想家，也許可說她比常人浪漫，但是她的浪漫是有主義的，是誠實的。她關於性的快樂，及與Rodin, Gordon Craig性的歷史，有幾段極難得的妙文，我們不能歷歷細述，但是至少要引出兩段，代表她對性的態度：

「我可以順便聲明，你們已經在我的自傳看出，我一生是忠實於我的愛人們的。若是他們不遺棄我，我是不至於脫離他們。因為我還愛他們，如同我從前愛他們一樣。如果我脫離這許多人，其過只在男子的輕薄及殘忍。」

自傳第廿四章，她自稱爲「墮凡恩愛之辯護“An Apology of Pagan Love”」，有幾

段誠懇的言詞，有一段說：

『我不明白，人生出世，此身就要受多少苦痛——長牙齒，拔牙齒，鑲牙齒，而且無論如何規矩的人，也有疾病、傷寒等等——為什麼，機會到時，不可從這肉身也擠出最高度的歡樂來？一人竟天用腦力，經營計算——為什麼他不可在女人的懷中，得一點慰安，尋一點快樂，以消除日間的苦痛？我希望我給與快樂的人，也常有快樂的回憶如我快樂的回憶一樣。』

關於她生產的苦痛，養兒的快樂，尤其有誠實的描寫。『有那一個母親曾經告訴人，嬰孩咬她的奶頭，奶湧出時，是怎樣的感覺？』這種文字太好了。這本書應該譯成中文的。

卷前

當初有人勸我寫自傳的時候，我得承認我一直很怕寫。我倒不是擔憂自己一生的經歷不能比小說更精采，或是不能比電影更刺激；我也不是擔憂我真的寫了，不能成爲一部偉大的傳記；我只是怕一種麻煩——寫作的麻煩。

學會一套純粹的舞姿，費去我多年的痛苦掙扎、奮鬥與追求；而現在我又必須去成就一種「寫作藝術」，我明白得很，寫出一句精確而美麗的文字，對我而言，還得費去同樣多專注的學習時間。我常常這樣想：有的人他遭遇過熱帶莽原的驚險，經歷降獅伏虎的事蹟，想把這些寫下來却辦不到。另外有不會跨出門檻一步的人，他憑着想像，描寫叢林獵虎的情景，却能使讀者恍如

身歷其境，感受到憂懼和恐怖，嗅到獅子的氣息，聽見響尾蛇逼人的呼吸……我所擔憂的便是，我所經歷的衆多奇遇，會否因爲我沒有賽高提斯或卡薩諾瓦的生花妙筆，而使一切覺得索然？

此外，我們怎樣才能寫出自己的真實呢？我們又怎麼去了解真實的自我究竟是什麼樣子？有朋友對我們的看法、有愛人對我們的看法、有敵人對我們的看法，這些看法常常是因入而異。我記得有一天早上我喝咖啡的時候，讀到報上一則批評，說我美麗一如天使，是少見的天才。我正得意微笑，拿起第二份報紙，上面却批評我既無才情又無相貌，是個十足的怪物。

從此我不再理會他人的批評，我不是意味別人只可以給我好的批評，而是惡意的評論太打擊我。請看柏林有位舞評家如何侮辱我；他在批評中說我的舞步不合音調，某天我寫信請他來看我，我想證明他錯了。結果他來了，坐在茶几前，我提出我根據音樂創作舞步的各種原則，講了一個半鐘頭，我察覺他的表情呆滯無動於衷，天啊，真氣死我了，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個助聽器來，告訴我他的耳朵很壞，雖然坐在劇院的最前排，帶了助聽器也聽不清樂團的伴奏。這種人的批評，委實令我終夜難以成眠。

既然，他人對我們的看法如此不同，我們對自己又該拿那一種看法寫在傳記書上呢？是聖潔的瑪麗亞？放蕩的瑪莎莉娜？風塵女豪麥格達玲？女學究嗎？在這些各種典型的女子中，我是那一位？我猜想我不是限於其中任何一位，而是包含了幾百幾千位，我的靈魂包含了一切，而不是受任何單一的影響。

我曾聽說一個人如果要描寫什麼東西，最好對那件東西沒有經驗。一個人想寫實際經驗，就